



帶存堂集

葬錄

覆聞在議呈坎海南公葬事書

月之初九一日而接兩信一為呈坎一為小岩皆煩吾
姪費心謀人之忠行己之篤在今無兩至約天中冒雨
入鄉商晤五叔姪尤見吾姪甫天中任事周備不憚
勞苦愚心之所不安而感佩者也嗚呼谷翁想是程宅老
成煩姪細甫商畧必然得當而吾事可濟若爾祿荒誕
不根十五年前兩次相晤已悉底裏去今十五年意其

葬錄

荆川太史紙

越



稍能從正，不料其邪僻如故也。據其所言，欲作悅聽之辭，巧行阻截之計，故張敬祖之文，而實隨茂棄之罪。種種深情飾詐，不攻自破。舉身之祖先不葬，安能及無服之遠親乎？百年之暴露不念，何暇託祭奠之虛文乎？本家之子姓邈然，外姓之子孫自當承應。有人心者，當思協力相助，不能則量力據寔以完局，故作大言以撓之。喪人理而悖祖先，莫此為甚。執筆至此，淚欲下而心愈痛也。淚下，哀程氏之不振，心痛，忿無良之多梗。總為吾姪一言道破，此事視為兀上肉耳，不思兀上不自有其肉，安能供老饕之啖乎？表姪茂時非敢悻行，寔係無力。

前夏忽得心疾，逾年稍痊。一目腫壞失明，右目視物茫然，生業失主，將來幾為廢人。況生長外方，甫祖先竟若相忘，此其情也。今日此舉，自從先慈起見，茂時原不見托年在崦嵫，旦夕入地，無以見吾母，又一淚一痛也。况公清官一生，不能正其立首，孫系孤弱，不能親為負土，即以此情公言之，同鄉巨老，高門長德，必皆傷情于先達，出公論而加之，接手者恐此時爾祿亦難置喙也。搃之近日，亟因事濟，虛氣無用，此是獼猴跳躑，必施以籠索之術，方可。揣懇吾姪與天中程翁多方探酌，使事可濟，則啣結無已。愚思擇地外山，遷柩出葬，可以絕彼不

通一時難以得地舉動又甚費力事竟難行又揣來教
所及唯在高明而計之頃日三吉舅子昭實不晤將五
十年父子忽來見過其年六十七矣云新地攢屋東南
向屋前臨水想當年六經相地者定者當用此地為便
屋內共有四棺旁西棺不知何人并察之小岩葬事篋
生弟存日語及欲謀歸葬慮全椒自有支下目而遂巡
天士曾念之曰執事于人不能因歸十日前子衡即
益先來晤渠云家中紹周寄字招出為渠居間脫地須
篋生位下與聞則可天士托筆必須完元美公窀窆此
地聽其自售時有一札附聞想已收目頃接來諭又道

及小岩墻壞甚慘甚急乞在家兄弟以此切諭之得如
所言彼此均賴若待天士歸葬一時恐難即赴白骨豈
得久露萬望小加整葺其費即開算愚名下租金速為
早回是感城南譜稿索來寄出為望念氣多痛不覺言
之絮叨搃恃老姪愛我曲加垂聽餘情尚俟再報下一
彌六前庚辰相遇于禾郡在邑入試有數月周旋此
心耿耿已六十年只將此意寫入誌中以報俟有好
懷并按畧足之然難速就也外天眷一字幸致之

附聞在言呈坎葬事書

前月領到叔父來信比即具覆此日想送收矣元擬

月盡今天兄呈坎一行數日前即字訂曠谷程翁在
家因晤在先已托翁訪知公果厝新地記所載不與
意謀葬時即主其家不料連雨不霽至初二恐曠翁
入山採茶乃由天兄冒雨進去適此翁為先人營葬
前字雖違其宅中而渠去家二十里外不及面悉幸
晤其令姪魚五兄其人頗知此事曲折深有商酌乃
方畧道一言而爾祿兄弟直造其廬姪由天兄未出
片詞兩人已刺不休矣據云梁湖公謀葬不得由
正夫公等須高大其坟親友祭奠後歸窀穸方完我
輩報公視先祖又若子孫之意至今叔所慮恐無人

照管或有遺失但吾曾祖有為公乃公胞弟暨公生
母嗣母正夫公母弟良夫公未經歸土者尚多末戚
愚兄弟幼年失怙家業陵替數年未將有轉机必思
結此大局豈煩費心况正夫公前葬新地不過三四
金而已草了事然已屬宅上高誼今不好又勞盛
意云姪與天兄為說此雖家叔信來寔則令姪轉
托若家叔知尔翁在宅或有札奉寄矣今貴族于果
湖公無親于翁者此事若行自當奉板共舉即費有
不支兩邊商宜以完此局親情族誼庶幾各盡渠二
人執前說甚堅其弟君鼎弥牢厥後魚五兄為言此

屬美舉。尊兄當依以行。如必不可。我等族人為之如何。渠亦不可。大抵其意欲如葬正夫公故計。使錢各歸其手。或欲藉此并完其先人葬事。亦未可料。今據魚五兄天中兄意。須公後人來徽。高確可否。新地或不可用。他處尚在可卜。但恐公裔抵家。人視為兀肉。則非歸之。爾祿掌中不能令托。魚五兄詳公生歿并新地方向。若有付到。便卜期寄上。目下且俟爾祿標掛事完。看其到天兄處。有何議論。再作道理。奉信相約。表兄人來可也。煥文尚未到家。譜稿若仍可抄出。更妙。不則須煥文抵家方可。然姪着人去索。自不

敢緩。篋叔家曆。前信已詳。但謀葬一說。姪固念切。然全椒一支。殊與人異尚。未能停妥。後反有悔。必天士兄。昆仲到時。或知會全椒。有信方可舉行耳。天兄多囑致謝。回今行日。大雨如注。姪自呈坎出來。不便再登其堂。故未有答書。渠後即有復札也。前寄信人乃徽南人。俞姓。走袁花鎮者。前云江姓。諒必又一人也。姪信乃附里中王兄寄俞信出者。天譽為彌六兄請誌。已具畧呈上。并渠懇酌札。均祈照入。惟加珍不盡。

與聞在議葬海南公第二書

前月初。連得兩札。此時即作報函。約其人轉即寄。乃竟

不至。今未達。悵。月未又得。潘令親來。札知吾姪用
意。倦。不棄鄙言。感荷不淺。呈坎葬事。以百年荒露之
久。而值子孫散亡之日。一每念及中夜涕零。愚輩外家
子孫。即親子孫也。敢而為此。又以崦嵫將盡之年。時難
久待。舉此而後畢命。亦自了生平之念。設此不凶。其後
有不可言者。初非為占地謀利。有一毫自私之念。不可
對人言者。何乃召彼人之多口乎。苟有人心。必不出此
已費精神。訪晤。曷谷翁叔姪其人。老成必有一定之見。
敢乞吾姪再與商酌。細察彼中情事。當得其肯綮。愚俟
秋深。措費有緒。身不能前。當看一的當人來家共商行
事。從來邪不勝正。終不日多口之曉。而中阻也在吾
姪高明。更望有以教我。感望無盡。前益先來。只言過稅
一節。曰其欲言而言之。非能強抑其事也。至于家鄉事
情。愚原屬不諳。是在家兄弟酌便而行之可也。但渠去
冬來家一次。不為決絕。今復又來。道塗往返。亦甚艱難。
其情當思所以安之。元美公厝屋墻圯。嫡孫到此。自宜
完葺。恐其貽索。能辨此否。此家中兄弟自能處置得宜。
亦無煩愚之翹囑也。而此寄上。惟祈照察。嗣有未具。尚
俟再報。西麓兄札。容日另答。雅惠之及。將何以當。晤時
先為我致謝。囑。

弔回在議葬第三書

日內有二札，總寄袁化，付脚子轉送。但其人行止遲速，不能預定。時逢使人，再作數言奉達。樞之愚為此事，朝夕不忘，故言之不勝屢尔。唯我姪不以絮耳置之，是所禱也。海南公云亡，抵今九十二年，今猶有屋覆之日久，傾圮遺視，暴露至不忍言。決無久待之理。歷今五世事，遠人亡，子孫無人，將來并難踪跡。迄今不為，更無再為之人。終夜思及此，皆勢所必然。苟聞此舉，同謀協力，以補百年缺事，上也。次之，袖手旁立，聽我完局，猶之可也。乃欲從中國利歸己，不顧先人之久，拋淺土，不知是何

肺腸，尚得謂海南公之親從乎？此段情理，在吾姪弔天中文，不便弔之論說。俟秋間有人到家，親弔質正，可否一行，其濟弔否，則天也。海南公之靈也。夫復何辭？此邪不勝正之說也。愚自任之，揣勢從事，尤思寡不勝衆，此中人情向背，衆論異同，唯我姪得暇，往晤天中文，將以上所言，細探彼中情論若何，諒無有黨邪而害正者。而此希為苗意，得其要領，以報我荷。前後審之，海南公攢屋，係東南向，前臨水，當時想有地師看定，當屬可用。出村後二里許，未知確否，再望弔賜谷翁多方詳訊。囑，益先事若何，元美公厝居，曾為之修葺否，念之念

之近月因此心氣失平。元。過日當俟懷抱稍清。方為
彌六下筆。稍效百一。不妨多須時月也。并及餘情再報
不一。

議海南公葬事第四書

七日有茶埠嶺之便。曾寄一札。想當入覽。紹周弟適至。
接手札。及天中文札。深感兩賢同心。必能濟吾事也。雖
有取之口。詎能難我。紹弟口及彼人。近有轉意。此心
海南公之靈也。但在吾輩任事者。用意堅。出語止耳。翹
嚙翹嚙。論及化命。無人可訊。簡之刻狀。亦不載生年。但
云七十五歲。以己酉卒。年上推。應是嘉靖乙未。自無訛。

也。羅夫人則無考矣。抄出一本送上。弟汪丈共覽之。攢
屋東南向。未審是辰巽否。此方自中秋後。太陽到向。為
利。彼中衆情之論。自有一定。恐一人之口。不能立異也。
但得協而從我。損却餘言。尤佳。尚有絮語。時弟紹弟言
之。當能曲達耳。汪丈不另啟。一肅。炤察荷。益先售地
吾姪所教。原係止論。但不止之于先。令渠兩次跋涉。今
又煩紹弟遠來。此所謂遂事也。愚亦止作旁觀之人。弗
能有可短長也。休邑統祠之舉。果是大觀。處今時。詘恐
難奏績。既有此舉。愚豈敢自外。當隨衆書助也。可也。

議海南公葬事第五書

前月紹弟歸里，積有三札奉寄，想俱徹覽矣。前事具悉，札中不必復及。今有要着，特與吾姪商約，其人雖有言，抵是浮談，不須置辨，并不須置意。吾輩直自行其事可也。歷今兩月，彼中人情當已灼見，諒未必無以此舉為非者。先以相地擇日二事為請，葬地用攢基為便，其家先世累皆葬此地一便也。神靈所棲已將百年二便也。其先酷信地師，當年相視有據三便也。未審山向果辰巽乎，抑丙向乎，愚與天中文情屬一體，煩其就近覓一地師履地親勘，得其向址，并按前寄化命生命，選定吉日見示，在愚湊處托一親識善任者先期至里會同。

汪丈及彼中耆宿可以共議者，商酌而行，諒無誤事。若係辰巽秋分後太陽到向最利，此時人有暇力，乘此舉事甚便。若丙向迨至臘月，過歲事忙，恐難借重，却又費商也。其人聞有轉念，若得收之為助，能于此事効力，愚亦不忘其勞，當有以薄酬之也。此意惟吾姪曲為隱諭，何如。若其不悛，自有法以制之，期必完吾事也。特在骨肉累瀆為煩，吾姪不加過督而聽之感，荷無盡。秋期日近，尚祈留意一決。尤愚之所翹首以冀也。紹弟歸後，與張氏作何發付，在舍數日，慢爾簡去，有懷不展，晤時乞致鄙意囑。晉姪月末寄到一札，為大理羅公留館歸。

期尚屬遲。又及。

近聞海南公宦時，賜谷翁之先世，曾効力于家，情好甚厚。翁尚不忘此意，葬事竟托重其叔姪，諒必得力。家亦頗裕，與人好禮。葬時當主其家，固見吾姪用人之審耳。平日買茶京師，爾祿轉為之用，其言亦當信從。未知果否，有聞必告，以便作商也。又聞公家多置葬地，近為爾祿賣去一段，得價甚厚，既取其利，不思終其事，又欲阻之，其無人心如此。攢基礎向東南，又云東向，必須履地詳勘。葬期定以中秋後為利也。再囑。

與聞在議葬第六書

月前適潘村柯客之便，附寄一札，當入覽矣。兩月未接手教，為呈坎事，日夜在念。程翁汪丈，未知常相晤否。程翁老成舊德，出言必有定見，為人信服。曾有何議，必能助我一臂。汪丈終是書生，因人成事之意多，果徃直前之意少，與愚誼同一體，自難委責。有心無力，如何可濟。悠悠此情，終宵不寐，徒屬懸切。終日空談濟事，何期今已決意秋中從事，托一契友到家議行。其人有謀能任，懇其一行，近得見諾。專祈吾姪與彼中詳定葬日，寄示便好束裝就路。至臨至臨，愚月前朦朧似夢，有告我八

月廿四可用。按曆此日甲申，原係癸日，化命乙未，鼠猴
貴人亦屬可用。然須當家選擇，不可以愚之懸揣為定。
大約在其前後也。候有定期，初旬上下到家，與諸公議
妥舉行。百年缺典，一朝完局，豈非程氏閣門之幸。但其
亦八十衰殘，藉此入地，以下見母氏，使此心無憾而已。
語至此，筆欲下，聲淚俱下矣。爾祿近作何言，春間對語，
其意不可問。出語亦是人情。我欲為善，而謂人已乎。但
久待無期，入土為急，聽我先之。安厝窀穸，日後渠力有
餘，另行高大其塚，按國制而光宦體，未為不可。又云，親
友祭奠，至親莫如兒女姻。公塔三家，今唯天中，煩其前
副，其餘竟不可問。尚有誰親，且助葬。古人有之，公葬資
力俱乏，本事之不圖，毛舉細末，不亦玄之又玄乎。愚以
此舉十五年前與彼有約，今日不得謂之開罪也。日近
矣，從袁化寄信人，揣此附瀆，其人轉日，乞付確音，見覆感
荷不淺，餘情再報不一。

又思盛暑入鄉甚難，稍俟中元涼生，千祈往晤汪丈，
履地一看，擇日示我禱，恐日促往復不及，即以九
月再擇一日亦可。的非南向，歲內皆可。地遠難以取
必，故多作商量如此。草畢又白。

與聞在姪議葬第七書

紹叔歸後，懸望佳音，至秋未得。今夏炎熱異常，揣之人
事多阻，因而久拘愚處，所寄兩札亦至久而方達。所謂
家書萬金，洵有之矣。九月五日，承漸水兄枉晤，接吾姪
來札，反覆周到，非與愚一心，安得及此。感刻何似。尊堂
偶有違和，老人不耐煩熱，順時珍養，自膺勿藥之喜。蘭
玉天花，俱蒙麻吉，聞之欣慰。日為呈坎葬事，愚雖費盡
苦心，非得吾姪為之闡通，如坐井底，不見隙光，空作惘
惘而已。適三府蔣公與畧姪在京相識，而世契沈茂遠
兄係其內戚，又在和署，夏間一札到和，公慨然力任，素
知暘翁耆德，老成甚有推重之意。且從先達起見，更欲

捐俸飲助，此亦先公入土一良緣也。茂兄謀慮周詳，兼
通地理，蔣公必托其挾貲而來，與暘翁天姪輩面同商
確而行，不豐不嗇，祈于完局而止。公旁二棺，想係良甫
叔公，再者孔哲大舅，在上桐山，二公俱絕嗣，今若不舉，
更賴何人，一併移柩，方是完美。此愚之私念，唯望諸公
曲全，萬感萬感。餘惟沈兄面悉不一。家祠十年曠舉，
今得爾承喬梓完美，洵是難事佳事，彌六作誌，向有此
心，又天譽見囑，但年老胸次不寧，今年只為葬事經心，
未暇拈筆，閱春徐為之，爾承佳行，并望寄示，即於篇尾
及之。此愚揚善素心也。統祠之舉，非得大力及好義者，

先墊數百金，而後歛衆，庶幾可為。今城南恐無此人。此舉名美而實無濟也。愚之所見如此。唯聽酌行。至崑太諸昆，頗習杭人游氣。今惟汪氏為宗主，其餘漠然。前修祠輸助可見也。晉姪家中，近得信否？寄札及愚，在四月末。附會誠歸者，今主家羅公，近已去世。想當園歸，哲姪在客而病，愚甚念之。痊後近况何如？全楨之事，既屬紹弟手，聽其行止，益先來家一番。殊屬費力，事亦難期。城南譜事，祇為始祖起見，愚之盡心于彼至矣。不料渠等泄之，譜稿揀出乞寄，如無覓亦聽之，無煩苦索。愚年已耄，亦無心料理。并後龍原在休何地，去城幾里，前歲宗

家凌遠開譜囑刻，兼惠詩文，其人固有志之士。愚向有心採入，今已刻就。年來哀病，手底窘乏，俟有貲見付，當料理入刻。不然，捐已貲以奉遠宗，亦覺無謂。一笑。年來瑣瀆已甚，此意難報。呂選程墨一冊奉覽，此致案頭荷荷。橘紅一封，藕粉二封，聊奉尊堂嫂夫人前，并為致聲。諸昆均此道意，漸水兄相晤，誠屬佳士。舟子催行，未盡一茶之敬。此中歉然，幸館地甚近，尚俟後晤何如。近須于墨，為我置岱雲豹囊，文露各半觔，勿虛為望。沈兄回日，亦必須墨，再為應付。二金之數，致之本應納價，搃于租內算付，無悞。又瀆。

託葬涕言

切念先曾外祖憲副海南公。生居方面之位。歿無殯無窆。窆之安。窆在淺土。抵今九十二年矣。其始繇于擇地之太峻。其後失于後嗣之無力。歷世雖經五傳。存者莫振。失業已久。糊口在外。並無一人克守故土。又安能為先人謀窆窆哉。日延一日。更無長待之期。親盡無親。俱是忘情之屬。及此掩土無期。必至遺踪難問。公無親子孫。僕等外姒。猶其子孫也。僕從先慈起念。刻不敢忘。況以八十病叟。在世頗短。誓必完此後事。而後入地。即與吾母相見。可告無罪也。幸蒙郡司馬蔣公。一凜功令之當遵。

一傷先官之久。露慨然捐俸從事。即煩內戚沈茂遠兄。前往視葬。而沈又屬僕家之三世契友也。此皆先公入土有日。良緣湊合。洵非偶然。在茂遠兄義重世好。力任不辭。僕家感切。死生以之。自不待言。况謀慮素優。地理尤為熟諳。凡所舉措。自能周到中節。竣局無疑。其地上前後諸情。未經備悉。所有合義事宜。特為條具于後。萬惟照察。

前厝新地。將近百年。神靈久棲于此。當始厝時。必經地師相視。原意即用此地築壙。不料眾議皆云低淺未便。另欲卜地。又費一番起倒。但恐一時得地。未必

便勝攢墓且墓中積水多繇不得地氣雖高原不免不在地形之卑下也聞新地背山面水形勢不為無局不知其地寬窄何如俟到彼面詳與衆確議勿殉勿執可也又云卜地近村多有即另擇恐亦非難

此行需為先公而先公所重尤在治壙中需用磚灰煩為着意料理必須堅緻久遠方盡一番心力至切至切厝所餘棺想係良甫叔公一併祔葬衆議毀屋治塚餘棺暴露無所如此可無慮及也其厝屋磚瓦材料變價必得多金之用豈不一舉兩得再者母兄孔哲大舅二棺厝在上桐山相去四五里後嗣已

絕必須併葬分昭穆祔之可也若出路太難即以上桐隙地葬之亦可或遷或合擇便而行勿至遺棄恐日後無人也至囑至囑

外家先世確信地理在前所置風水地頗多聞有溪口等地五處如有可用擇一而為之至為便事

甲申春初老母在日留心外祖完葬措費數十金特命先兄射侯歸里擇地治壙至呈坎約聞曾表舅同往相地請地師江右鄧思吾同卧起三日擇二月廿八日開壙作塚而治塚之地反至失記不知坐落何方若得查出應用省却勞費多矣

自^僕老母去世後，即欲了此大事，以報吾母，積念已久。至乙丑秋間，爾祿表弟遠來見顧，承其諄，在念同議舉葬，一時不能兼行，面酌措費，托其先完外祖正夫公墓事，徐商再舉。今又十五年矣，其後音問不通。又傳爾祿弟客遊日多，家鄉杳然，僕已八十老邁，又蒙當道良友之力，故鄉戚誼諸公協力同謀，此誠先公合行歸土之緣，亦完祿弟十五年見囑之心也。諸公之德，即老母在泉下，亦當冥感無盡。蔣公德意至深，并賜誌文一道，此意亦不當泯。當買堅厚地屏一方，計字多寡，分刻行數，命工刻文磚上。

用硃填字，亦有數錢之費，不然，即煩天中文，研硃書磚亦可。安置墓門內，方備先公作宦之體，固屬蔣公盛意也。

墓中固宜盡心，墓外儀觀，今不能按國制而崇宦體。作塚有四尺之高亦可，而碑石不宜缺畧，但不須高大，得五尺之石，廣一尺八寸，厚五寸，下用碑趺立于墓前，其石須擇堅緻處，紫石影薄，遭凍易毀，此為長。岳後計亦不可少，碑上書字，票出在外，照此書之。外祖葬時，措費原不甚多，作時殊覺草，至今心疚，欲行更置，見道尚靜，前已問卜，墓已安穩，不敢輕動。

墓上起塚無多，并乞募工數人，不過一日之力，加土令之稍高，庶乎一了百當矣。

與聞在姪第八書

前月廿八日，茂兄至，極道旅舍周旋，晨奎晚肉，過費吾姪垂情，不特茂兄注感，即在愚何能申報于萬一也。茲拜橙棗之惠，并謝大事已克就緒，爾祿向知其謫智多，變不為我用，非得吾姪夾持，與茂兄運用之善，使之就我籠索而用之，不至帖服如是也。愚衷萬感，非言可喻。即兩家先人，當亦叩感泉下爾。愚為此事心力交瘁，經年後定，亦惟吾姪知之也。葬期尚有數日，當無它虞，其

地堂局完好，幽城固築，料前人原屬選用，今得一堂聚葬，存歿均可無憾。從前種、齟齬，總是浮譚，攢屋三間，磚可備用，其餘瓦料，儘得多金，須為塚上應用。况其祖先亦從安厝，尚何不快之有。塚前立碑，例用子孫書名，今無人一任勞，致煩當^官之措念，即始前所開，勸墓為安妥，况古賢遺墓，地方官立石，即書名其上，有何不可。亦足見重于後，愚意更有欲言，當置一石，題云：慈孝花萼之墓，煩與高明者商奪何如此。舉茂兄裁決之，吾姪始終之，愚心之所不忘也。賜翁亦煩贊助，便中乞一致謝。茂兄當今有用人謀事，尤忠，愚家久已相處，從無落事。

予今見其大端矣。從力人之便，寄此先謝。尚容圖報未盡。希明老年得子，不意傷折一字寄慰。將來猶屬可望。不須過憂也。天譽未及，另札皆承雅惠。幸為代謝。來歲再報。益先事已就局。舊逋得從減算。令其有挾而歸。皆諸公美意。舉葬猶俟來夏。但多一番跋涉。前寄八月兩札。十月初收到。十一月二日一札。并茂兄所寄十二日收到。自得此信，心始放下。爾祿札待其葬後，再札相聞。愚可裁報。并及附覆。贈日叔某頓首。

茂兄來致吾姪為愚來春賤日，欲製軸見及此事。萬當辭免。愚性簡朴，平日見錦繡煒煌，每思避此。老而

叨寵大違素心，一不可也。生命蹇拙，苦無善狀，過情之譽，无所未安。雖市朝之捷，不啻矣。是不知恥，二不可也。南浙異地，與里中父兄弟姪，搃失周旋。凡有燕喜，虧禮甚多。方此懷愧，何敢復煩。岳意益增罪戾，三不可也。吾姪相知有素，當為掩覆之不暇。足見雅愛。若狗俗例蒙施，反屬不知我矣。特布腹心，唯望原察。轉以此意傳達。欲加我者，弗虛盛雅。愛人以德，中感多矣。某再拜言。

與聞在書

新春肇祉，知賢姪合宅，迓慶有倍。前時遙祝，無盡外家。

奠事重費吾姪兩載周旋幸而獲濟此中銘感歲前已
有一札奉謝寄人新歲始行諒當入目燈後又連接吾
姪兩札慰我懸望至感至感一天好事悉做與彼人身
上乃不自居美更作嘖嘖之口何也最可異者初意天
中是我輩人借重舉事全不措力反將原札付彼是何
心胸况愚前札亦無傷彼之言但謂身後無人年久幹
盡我爾共之有何不可告人而作此閃忽之事亦不可
解從來共事之難而同心之少往如此局終始愚
力委曲俱在吾姪照察中今事已濟悉置不言可也區
區隱衷十未伸一二于吾姪尚圖少効今之未遑非敢

忘也彼人臘月初十邊又告稟告給予廳尊批發銀五
兩又發祭銀四兩共九兩便間細察之諒當入手而署
中一友至縣云此銀係渠措發已向此間索取補之矣
亦是局終餘事特具奉聞欲得其中確音耳益先葬祖
擇期四月間時當自至晤天士姪當達來示并此具悉
餘圖再報尊堂老嫂暨諸兄弟俱乞叱名道意

與沈學師乞致書徽郡三府蔣公給示治葬節畧

先外高祖海南公

以春秋中萬曆甲戌科進士姓

程氏諱有守號梁湖歙之呈坎鄉人先君遠思為公孫
女之子而肩則外姻之玄孫也痛公一生清宦百年淺

土厯世五傳而孫系飄零不能舉其窀穸日延一日誰
作假手之人親盡無親皆是忘情之屬及此掩土無期
必至遺踪莫問有疚心久矣今因叙選在近不能親赴
襄事挽托契友沈生芳林誼同一體往徽營葬此從水
木源本起念絕非占地侵葬營私利己等情顯然可明
邇來人情叵測異鄉旅客易欺誠恐築壙之日不良地
棍借端起釁或至設謀圖詐種々姦情殊屬難料外有
呈詞一紙萬乞師臺俯念先宦身後可憫賜致令親公
祖批發歛縣給示禁約并着該方保長不時嚴緝庶俾
先宦入土無虞澤被重泉不獨西姓子孫存歿含感即

於鄉情治政兩俱頌德無涯矣

題曰嗚呼公清宦一生不能正其丘首愴乎有餘恫
也淺土百年不得從事于大葬慟乎有鉅創也垂世
五傳而負土之邈然無人天道其有知乎其無知乎
官居方面歿而從廢人之禮以歸其宅廉吏可為乎
而不可為乎俯仰含辛庶其企而嗚咽誰伸已矣抑
又何悲

畧姪致徽府蔣三公書

憶丙寅春曾于京邸瞻溯芝光嗣幸福星照臨遙指黃
山白岳之間童叟交誦時接于耳治某祖系歛巖也實

荷旻蒙久矣迺惠風翔洽徧訖旁壤台旌所屆隨地陽
春轉瞬定有內名好音擢之不次預賀預賀年來令岳
翁年先生秉鐸語水朝夕獲侍講幄時于郵問中稔悉
福履綏將喜可知也前以外高王父梁湖程公窀穸之
事兩馳敬世兄沈生某越境請命緣徽俗澆劣幸值憲
節鎮撫茲土仰藉聲靈震疊庶大事克歲特懇令岳翁
年先生備陳鄙懷代瀆清聰重荷台諭曲為區畫又蒙
惠頒腆奠錫之袞章寵光多矣不惟治某世以之九
京有知自啣結澤枯之仁靡涯也山川修阻未遑泥首
台墀敬錄明德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客臘許澈親旋里

賞傳鈞批再發五兩之稟并賜奠金四據云遵諭轉移
館穀代為應付歸日立俟楚償即已一一如數補訖茲
具不腆之將愧甚箋：不敢溷褻臺端謹藉令岳翁年
先生叱致伏冀汪茹憑穎悚惶冒勝感銘之至

畧姪致沈學師書

百年淺土一旦就寔畢事此固令倩老祖臺澤枯之仁
而推烏之愛實沐鴻造靡涯存歿鏤誌自非筆舌能罄
弟輩從水木本源起見亟擬獻芹稍申報效于萬一特
浼茂遠世兄向陳縷私重承台命麾却弗納則又不敢
以俗情溷褻令坦祖臺雲誼惟有舉家頌禱以佩明德

先祖慈而下世，以之伏祈罪致并異郵達荒函聊申
謝悃嗣容圖報也夙恃鮑知至愛率佈冒瀆統希慈原
與聞在議葬後事書

午節後收到俞力寄札十二日又接黃子沐一札極感
吾姪憐，予外家葬事在念了局之後必以親到詳示
復我知愚之無頃刻怠也但途遠往復重為相勞此中
不安殊甚墓規碑記土色一，寄慰舉措了然俱可放
下去年沈茂兄親與定議厝屋六椽齊要下土兩位封
太何以尚俟再舉此又不了之局今日止為土中作計
要使入土安善便是要着塚外飾觀有何畫算碑記亦

為後嗣凋零糊口外方存一名迹高大誇耀亦無益也
去年商酌題款借重三府標名立石不知碑字可照此
否便中錄示摠之百年淺露後嗣奄，急而舉此不過
免于荒棄之罪即如天中叨在至戚前歲札來尚云不
知棺存何所亦可見矣上桐山蔣公專發諭單遣役費
交時在臘底不論方向有何拘碍又作耽延此皆愚心
之所未平者然事已如此多言何益唯望吾姪留心伺
之而已表弟爾祿歸虐用詐得其嘆喜摠不足憑亦不
可告以情言自後相遇只須浮面應付可也賜翁叔姪
此事全不沾手何得因此變有參商天中亦作冷眼旁

視有何疑忌乃至出信示彼耶今日已屬閒文不必理
說在愚實所不解去秋金鼎一札及愚此時葬說未定
札中金不說及不過浮詞通問後來難以措詞語葬恐
有齟齬不言又屬非情不如不答為妥事後渠當具札
見覆此事十五年前愚因其不來而我亦不往再俟圖
之益先三月二十邊在杭有字到天士料其月盡到鎮
何故遲至初六期促費少自然草，其人粗魯不足深
責回日竟不一來其人數次到家恐其費于行路過了
葬先也晤天士當以來札付觀凌遠甚自有志此番望
其入彀而乃叔先之亦不寂寞前秋寄譜附刻即其人

否天譽兄弟又承貺及倉卒未報為我致謝誌文一篇
草出送到老年秃筆未審有當其意否也爾承傳余文
大佳六姪在遠不忘老人若有札去先為道意晉姪移
館舒宅歸期自屬遲，此番何久出也念，說墨文甚
草：刪改字多另抄送上西侯當意欲刻須用改本前
程齋序中已卯閏秋稿本誤寫盛查改囑，茂兄內人
于四月內身故不能赴署囑筆致候

覆聞在姪書

初二日吾姪寄葉施二丈札同時接到覽之又以呈坎
餘波不免一番酬聒愚心為之不安搃之葬事已完七

八吾姪所見極明原無餘說封太地隘難容上桐風雪未及留待今年亦常情也但秋冬之間天和工暇乘時完事揆至寒凍舉動殊為費力忽已一年蔣公任事有終此番行查亦不能已行牌查訊體當如此亦未為勢壓也但差人下鄉不無小擾爾祿只消具摺先覆扣定二處安葬日期以了行差之事冬至左右即可急為蔣公之意不過望其如此作一了百了之局原無苛求况蔣公處去歲爾祿告助送昨往謁數次今歲獨不可往見乎不須苦邀吾姪作此擾、即今夏到墓一次果係至親葬訖往拜亦是常禮牽入覆摺不能為彼卸担也

搃之利口游談種、如此料來歲前完事一併保約具覆未知歲底措手如何耳蔣公與畧姪在京面識又因茂遠之便通書相托秋間公子過縣畧姪會晤謝其前情并及未了之事因而牌訊想當因之又何必過為揣疑更作影響之談乎暘谷向推老成葬事希得一助雖與彼不合在葬後壘土作堆何意衆議而平之是也此事累清神多矣不憚屢舉以告為吾姪一悉之也屋內廳梁朽壞修整自不可已土木工繁措手不易俟開示與諸姪酌議如何耳宋詩鈔內目雖開具原有十數家如劉貢父魯茶山輩未經付梓非闕遺也入夏以後賤

體老憊日增筆墨高閣采秋尊堂華壽擬效一言之祝
情不可辭以勢揆之頗難自期春日吾姪簡示前文以
俟春和之後當視健否以為行止也益先五月終旬來
縣與爾侯相叙三日而去徃返四次雖有所得俱消之
途次而家中反致負債此歸不能復整舊業在江寧別
圖所為意中快、殊甚大兄暑途跋涉殊不快意亦須
善自調遣晤間亦為道意天寒、加珍重是囑餘情媿
媿不盡

